

唐代大橫吹部曲名考辨

[中國] 徐文武

樂府文學史上，被稱為橫吹的樂曲計有兩種，一是漢代流傳下來的橫吹曲，一是隋唐時期太常鼓吹署所用的大橫吹部、小橫吹部的用曲。漢橫吹曲有確定的曲名，隋唐時期的大橫吹曲、小橫吹部用曲的曲名則與漢代橫吹曲不同，二者的曲名在相關的文獻中均有記載。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釋橫吹曲的概念曰：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為二部，有簫笳者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¹⁾

可見，橫吹曲最初亦被稱作“鼓吹”，乃是“軍中之樂”，是軍中馬上所奏的樂曲。在這段文獻中郭茂倩還提到了北狄樂，“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說明了漢代北狄樂隸屬鼓吹署的原因。而關於北狄樂，在《新唐書·樂志》裡是這樣記載的：

《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²⁾

* 培材大學校 外國語大學 中國學部 pinglang@pcu.ac.kr

1) [宋]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21卷，第30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2) [後晉] 劉昫《舊唐書》，第29卷，第107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漢後以爲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³⁾

《舊唐書·樂志》對此的記載與《新唐書·樂志》完全一致。北狄樂是“馬上之樂”，是軍樂，而鼓吹樂被作爲軍樂使用是始自漢代，所以北狄樂歸鼓吹署，以上這是兩《唐書》的觀點。《唐六典》引崔豹《古今注》則更加明確，其“鼓吹署”條目注曰：

崔豹《古今注》雲：“漢代鼓角橫吹者，始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其後，李延年因之音爲二十八解，若《隴頭水》、《赤之楊》、《黃覃子》、《望行人》、《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之曲是也。其短簫鐃歌者，雜出漢代，多戰陣之聲，若《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芳樹》、《上邪》、《玄雲》、《朱鷺》之曲是也。”⁴⁾

《唐六典》援引《古今注》關於漢代鼓吹曲的記載，進一步說明了鼓吹署所掌管的內容，從中可以瞭解鼓吹署自漢代始就已設置，《古今注》裡列出了鼓吹署裡掌理的兩方面事務，一是漢代的鼓角橫吹，一是短簫鐃歌。前文引兩《唐書》稱“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到了唐代，則鼓吹署至少有了鼓角橫吹、短簫鐃歌和北狄樂三部分內容。

郭茂倩在題解中所列出的橫吹曲的曲名，總的來說包含兩部分，即李延年造的新聲二十八解和《簸邏回歌》，《簸邏回歌》是北狄樂的主要內容。對比《樂府詩集》和其他文獻對新聲二十八解與北狄樂的記載，可以發現郭茂倩所定義的橫吹曲是不同的。郭茂倩所定義的橫吹曲包括了鼓角橫吹曲和北狄樂兩部分，而如《古今注》和《樂府古題要解》等文獻中載爲：

橫吹，胡樂也。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進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⁵⁾

3) [宋]歐陽修《新唐書》，第22卷，第47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4)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第14卷，第407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

以上樂府橫吹曲，有鼓角……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⁵⁾

通常所認為橫吹曲就是指鼓角橫吹曲，上引文獻的內容都涉及到李延年的新聲二十八解，崔豹《古今注》在“橫吹，胡樂也”之後明確地列出了新聲二十八解的來源及曲調，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稱“以上樂府橫吹曲，有鼓角”，然後列新聲二十八解的內容。從這些文獻的記載可以判斷，新聲二十八解是漢代李延年根據胡曲所作的新曲，稱橫吹曲，因為在演奏中要使用鼓角，所以也稱鼓角橫吹曲。鼓角橫吹曲就是橫吹曲，其內容以李延年所造的新聲二十八解為主體。

北狄樂自漢代就有，在南北朝時不少曲目中都留有記錄，直至唐代仍有歌工學習北狄樂，只是因為歌辭多為北音，久而難曉其意，因此不再流傳。那麼，郭茂倩為什麼把北狄樂歸入橫吹曲？這個問題又涉及了“梁鼓角橫吹曲”。簡而言之，梁鼓角橫吹曲中的諸多曲目就是北狄樂流傳至北朝的曲目。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收錄了梁鼓角橫吹曲，必然要把北狄樂牽涉其中，這樣，橫吹曲的概念就包括了北狄樂在內。郭茂倩這樣定義的結果實際上把橫吹曲的概念相對於他人的認識擴大了，呈現出來的橫吹曲辭是對北方音樂，基本上就是指北方少數民族音樂的一個綜合收錄。在橫吹曲辭部分的末尾，郭茂倩還收錄了《木蘭詩》。《木蘭詩》不在鼓角橫吹曲和北狄樂的曲目之中，但很明顯它不是一首中原的樂曲，是北方的樂曲，郭茂倩就把它一併列入了橫吹曲辭。因此，郭茂倩橫吹曲的概念是指自漢代以來的源於北方少數民族的音樂，或者就是北方少數民族音樂的綜合樂曲。

橫吹到了隋唐時期被列入了鼓吹部，隋代列鼓吹四部，一曰柷鼓部，二曰鐃鼓部，三曰大橫吹部，四曰小橫吹部；唐代分鼓吹五部，一曰鼓吹部，二曰羽葆部，三曰鐃吹部，四曰大橫吹部，五曰小橫吹部。郭茂倩《樂府詩集》“橫

5)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第1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

6) [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第39—4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吹曲辭”題解稱：“自隋已後，始以橫吹用之鹵簿。”橫吹在隋唐之後成爲了一種儀式樂，《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題解：

自隋已後，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列爲四部，總謂之鼓吹，並以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等。……三曰大橫吹部，其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七種，凡二十九曲。四曰小橫吹部，其樂器有角、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六種，凡十二曲。夜警亦用之。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而分五部。……四曰大橫吹部，其樂器與隋同，凡二十四曲。黃鐘角八曲，中呂宮二曲，中呂徵一曲，中呂商三曲，中呂羽四曲，中呂角曲曲，無射二曲。五曰小橫吹部，其樂器與隋同。其曲不見，疑同用大橫吹曲也。凡大駕行幸，則夜警晨嚴。大駕夜警十二曲，中警七曲，晨嚴三通。皇太子夜警九曲，公卿已下夜警七曲，晨嚴並三通。夜警衆一曲，轉次而振也。⁷⁾

橫吹用於鹵簿的原因是橫吹在隋唐時歸入了鼓吹部。“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鼓吹部在隋唐時是“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等”出行儀式的，主要的功用是“夜警晨嚴”。隋唐時，橫吹分爲大橫吹、小橫吹，大、小橫吹在鼓吹部裡的功能也是很明確的，《隋書·音樂志》有載：

大橫吹，二十九曲供大駕，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其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

小橫吹，十二曲供大駕，夜警則十二曲俱用。其樂器有角、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⁸⁾

《隋書·音樂志》裡更詳細地記載了大、小橫吹的功用，用於儀式樂的特徵是很明顯的。

唐代橫吹主要用於鹵簿，現據《唐六典》和《通典》對唐代橫吹用於儀式的情況作一總結：

7)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21卷，第3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8) [唐]魏徵《隋書》，第15卷，第38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代橫吹用於鹵簿一覽表

等級	位置	橫吹使用方式	橫吹樂工衣飾
皇帝	大駕前部	次大橫吹一百二十，節鼓二，夾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各二十四。	長鳴、中鳴、大、小橫吹五彩衣幡，緋掌，畫交龍五采腳；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大橫吹、節鼓及橫吹後笛、簫、篳篥等工人服皆緋地莒文袍、褲及帽，金鉦、扛鼓、小鼓、中鳴、小橫吹及橫吹後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等工人服並青地莒文袍、褲及帽。
	大駕後部	次小橫吹一百二十，夾笛、簫、篳篥、箏、桃皮篳篥各二十四。	
	法駕	法駕則三分減一。	
	小駕	小駕則減大駕之半。	
皇太后、皇后		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制。	
皇太子	後部	橫吹一部：橫吹十，節鼓一，夾笛、篳篥、簫、箏各五。	大鼓、小鼓無金鐻、羽葆，長鳴、中鳴、大橫吹五彩衣幡，緋掌，畫蹲豹五彩腳；餘並同上。
親王	後部	橫吹一部：橫吹六，節鼓一，夾笛、簫、篳篥、箏各四。	
第一品	後部	橫吹一部：橫吹六，節鼓一，笛、簫、篳篥、箏各四。	一品已下、三品已上鼓吹並朱漆；鏡及節鼓、長鳴、大橫吹五彩衣幡，緋掌，畫蹲豹五彩腳；大角幡亦如之。其大鼓、長鳴、大笛，橫吹、節鼓及橫吹後笛、簫、篳篥、箏等工人服緋紉帽，赤布褲褶。
第二品	後部	橫吹一部：橫吹四，笛、簫、篳篥、箏各一。	
第三品	後部	鼓吹減二品大鼓之四，橫吹之二。	

橫吹作為鹵簿樂在唐代的禮儀中是很重要的，位列三品以上的官員才能使用橫吹，三品以下的官員則無權使用之。又因為橫吹不用於皇帝給賜，則橫吹在向宮廷外流傳的途徑就極其有限了，這一點不類鼓吹，鼓吹通過皇帝給賜的方式鼓吹曲可以在藩鎮等宮廷外部傳播。所以，朝廷所制的鼓吹曲相對來說保存得較完全，而同樣是朝廷制的橫吹曲，在本朝的文獻中就已經“曲名失傳”了，出現這樣的結果，流傳途徑較少也是原因之一。

橫吹曲的演奏在唐代宮廷音樂體系中，應該是屬於比較簡易的，從《新唐書》對於太樂署教授等級的規定的記載上就可以看出來。

凡習樂，立師以教，而歲考其師之課業為三等，以上禮部。十年大校。

未成，則五年而校，以番上下。有故及不任供奉，則輸資錢，以充伎衣樂器之用。散樂，閏月人出資錢百六十，長上者復繇役，音聲人納資者歲錢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爲上第，功少者爲中第，不勤者爲下第，禮部覆之。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滿考少者，不敘。教長上弟子四考，難色二人、次難色二人業成者，進考，得難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爲業成。習難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皆入等第三爲業成。業成、行脩謹者，爲助教；博士缺，以次補之。長上及別教未得十曲，給資三之一；不成者隸鼓吹署。習大小橫吹，難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謫。內教博士及弟子長教者，給資錢而留之。⁹⁾

太樂署規定了授樂人員的供奉、升遷等情況。“博士”是授樂中較基本的人員，“博士”教而有成就會升爲“助教”。“長上及別教未得十曲，給資三之一；不成者隸鼓吹署。習大小橫吹，難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謫。”“博士”授樂不力就會被派到“鼓吹署”，而“習大、小橫吹”。“不成者，博士有謫”，如果大、小橫吹都教授不了的話，則被褫奪“博士”職位。可見，鼓吹署本來已經是宮廷音樂演奏機構中對音樂掌握程度要求不高的部門了，大、小橫吹在鼓吹署裡又是容易學習的音樂。如此看來，橫吹的演奏應該沒什麼難度，音樂技巧也比較簡單。相應地，橫吹曲的旋律也應該是比較簡單的，易於上口，不會是婉轉多變，難以掌握的。

以上著眼於鼓吹部大、小橫吹裡的橫吹曲，接下來考察漢橫吹曲在隋唐的流傳及演唱情況。魏晉以來，漢橫吹曲可見的有十八曲，它們是《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在南北朝時期這十八曲中有些曲調就可證明在傳唱，到了隋唐時，對傳唱漢橫吹的記載就更多了。據《全唐詩》和《全唐文》兩部常見文獻可以總結出大量的漢橫吹曲入樂的材料，如：

9) [宋]歐陽修《新唐書》，第48卷，第12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¹⁰⁾
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駮驥舞華岡。¹¹⁾

琵琶橫笛和未匝，花門山頭黃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白草胡沙寒颯颯。¹²⁾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¹³⁾
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¹⁴⁾
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¹⁵⁾

橫吹曲在唐代仍然被演唱這一事實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明謝榛《四溟詩話》曰：“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¹⁶⁾明確稱唐代的歌詩可以入樂。清馮班《鈍吟雜錄》稱：“樂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後人賦《橫吹》諸題”¹⁷⁾，這樣的結論則顯得過於武斷。

郭茂倩《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部分收錄的內容主要有兩個，一是漢橫吹曲，一是梁鼓角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是流行於蕭梁的橫吹曲，而且郭茂倩據《古今樂錄》收錄的梁鼓角橫吹曲大部分都是北魏的《真人代歌》。《真人代歌》是一個大型的樂章，《魏書·樂志》稱《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據《舊唐書·音樂志》載，在唐代仍然能“存者五十三章”。雖然《真人代歌》仍

- 10) 杜甫《留花門》，〔清〕彭定求編《全唐詩》，第217卷，第2279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11) 張說《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清〕彭定求編《全唐詩》，第87卷，第962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12) 岑參《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鏡歌》，〔清〕彭定求編《全唐詩》，第199卷，第205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13) 李白《春夜洛城聞笛》，〔清〕彭定求編《全唐詩》，第184卷，第187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14) 王表《成德樂》，〔清〕彭定求編《全唐詩》，第281卷，第31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15) 李白《襄陽歌》，〔清〕彭定求編《全唐詩》，第166卷，第171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 16) 〔明〕謝榛《四溟詩話》，第1卷，見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第11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 17) 〔清〕馮班《鈍吟雜錄》，第40頁，見〔清〕王夫之等《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有留存，但是有“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有“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而且據《舊唐書》稱唐代的北狄樂，包括一些梁樂府鼓吹和隋鼓吹曲，基本上難曉其意，“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¹⁸⁾

梁鼓角橫吹曲在唐代的流傳和演唱是呈現出了衰微之勢，在《舊唐書》中記載了北狄樂的演唱情況：

開元初，以間歌工長孫元忠，雲自高祖以來，代傳其業。元忠之祖，受業于侯將軍，名貴昌，並州人也，亦世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世相傳如此。¹⁹⁾

歌工長孫元忠是開元年間尚能通曉北樂的人，他懂北樂也是由祖上傳下來的，這樣的傳承鏈條很容易就斷掉了。《舊唐書》中的這段記載是現存文獻中對梁鼓角橫吹曲傳唱的最後一次記載，也就是說，可以肯定地說，在唐開元年間梁鼓角橫吹曲仍在流傳，之後再也沒有記錄了。

唐代太常鼓吹署分五部，其一鼓吹部，其二羽葆部，其三鐃吹部，其四大橫吹部，其五小橫吹部。《新唐書·儀衛志》記載了唐代鼓吹五部的曲名，其中大橫吹部曲名為：

大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曲：一《悲風》，二《遊弦》，三《間弦明君》，四《吳明君》，五《古明君》，六《長樂聲》，七《五調聲》，八《烏夜啼》，九《望鄉》，十《跨鞍》，十一《間君》，十二《瑟調》，十三《止息》，十四《天女怨》，十五《楚客》，十六《楚妃歎》，十七《霜鴻引》，十八《楚歌》，十九《胡笳聲》，二十《辭漢》，二十一《對月》，二十二《胡笳明君》，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沉湘》。²⁰⁾

18) [後晉] 劉昫《舊唐書》，第29卷，第1071-107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19) [後晉] 劉昫《舊唐書》，第29卷，第107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20) [宋] 歐陽修《新唐書》，第23卷[下]，第50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所列出唐大橫吹部曲計二十四，曲名皆為漢語。但是，此二十四曲在其他文獻中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如陳暘《樂書》：

《唐樂圖》所載，大橫吹部有節鼓、角、笛、簫、箏、箏七色，小橫吹部有角、夾鼓、簫、箏、箏、桃皮箏六色，惟大橫吹二十四曲，內三曲馬上警嚴用之。（一曰《歡樂樹》，二曰《空口蓮》，三曰《賀六渾》）其餘二十一曲，備擬所用：一曰《靈泉崖》，二曰《達和若輪空》，三曰《白淨王子》，四曰《他賢送勤》，五曰《鳴和羅純羽口》，六曰《歎度熱》，七曰《吐久利能比輪》，八曰《元比敦》，九曰《植普離》，十曰《胡笛爾笛》，十一曰《鳴羅特罰》，十二曰《比久伏大汗》，十三曰《於理真斤》，十四曰《素和斛律》，十五曰《鳴才真》，十六曰《烏鐵甘》，十七曰《特介汗》，十八曰《度賓哀》，十九曰《阿若于樓達》，二十曰《大賢真》，二十一曰《破陣樂》。）²¹⁾

這樣的記載在《樂書》為最早，其後《文獻通考》和《唐音癸籤》等文獻中也有引用。

陳暘對大橫吹部二十四曲的記載來源於《唐樂圖》，《唐樂圖》中大橫吹部的曲目數和《新唐書》中的記載一致，皆二十四曲。且曲名完全不同，大部是北語，今從字面上已難以直接辨識曲子的內容。然因二者數目相同，自然會令人想到《唐樂圖》所載曲名與《新唐書》所載曲名之關係。在未弄清北語的情況下，尚不能做出二者是否一致的推斷。但經過考察發現，二十四曲雖然多用北語，但是有些曲名的意思還是能夠確定的。如《賀六渾》，據《北史》記載，北齊高祖神武皇帝高歡，字賀六渾。

那麼這個曲目可能與高歡有關，內容大概就是頌其功業的。再如《大賢真》，《北史》載：“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²²⁾“大賢真”或許是某個北地稱謂，抑或是某種北族官爵的稱謂。再如《白淨王子》，“白淨王子”是佛家“五佛俱出”的五佛之一，是一個專有名詞，意思是可以確定

21) [宋] 陳暘《樂書》，第130卷，北京，國家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2004。

22) [唐] 李延壽《北史》，第92卷，第3051—30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的。另外，還有《破陣樂》曲子，《破陣樂》是唐太宗所作，在鑾吹部、凱樂等樂章中都可見。

由此可見，《唐樂圖》所載大橫吹部二十四曲與《新唐書》所載內容不同，那麼，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別呢？胡震亨《唐音癸簽》中列唐笛曲：

笛曲《悲風》等二十四曲，《歡樂樹》等二十四曲，《關山月》，《折楊柳》，《落梅花》，《紫雲回》，《阿濫堆》。²³⁾

所列包括《新唐書》大橫吹部的“《悲風》等二十四曲”，《唐樂圖》大橫吹部的“《歡樂樹》等二十四曲”，漢橫吹曲“《關山月》，《折楊柳》，《落梅花》”，還有《紫雲回》和《阿濫堆》，在此二曲後有注曰：“明皇游月宮，聞上清樂曲，歸而以玉笛寫之，因名。載樂章，令太常刻石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銜玉笛采其聲，翻爲曲，遠近效之。張祜詩：‘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是也。”這兩個曲子是唐明皇新創的笛曲。胡震亨把《悲風》等二十四曲，《歡樂樹》等二十四曲和《關山月》等曲並而列之，那麼在他看來這些曲子應不存在同曲不同名的問題，而且這些曲子在唐代是仍然流傳著的。對以上的笛曲胡震亨給出了一段說明：

笛有雅笛、羌笛。唐所尚，殆羌笛也，其樂與簫、簞、筳列橫吹部者同。有《悲風》、《歡樂樹》等四十余曲，見前鼓吹曲內。乃如《關山月》、《折楊柳》、《落梅花》，唐人詠吹笛多用之。而橫吹部曲名獨亡述者，知當時笛曲尚多，入樂署行用者亦非全耳。玄宗雅好斯樂，傳記稱其禦玉笛爲貴妃倚曲者不一事，而其時笛工孫處秀始作犯聲，人以新異競相效習。曲有犯調，則曲益繁多，當不可複紀矣。²⁴⁾

在這段解說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內容：其一，《新唐書》所載的《悲風》等二十四曲和《唐樂圖》所載的《歡樂樹》等二十四曲都是羌笛曲，它們

23) [明] 胡震亨《唐音癸簽》，第14卷，第1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 [明] 胡震亨《唐音癸簽》，第14卷，第154—15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列入了橫吹部；其二，《關山月》等漢橫吹曲是唐人“詠吹笛”多使用的曲子；其三，橫吹部曲名獨亡。唐代，笛曲多在樂署中演唱，靠演奏而能在民間流傳下來的曲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橫吹部曲是樂署中演奏之曲，故未能流傳下來。在這段話中，胡震亨認為《悲風》、《歡樂樹》等曲是羌笛曲，只是列入了橫吹部，並不能說它們就是橫吹部所用曲目，橫吹部裡的曲名都已亡佚，沒有流傳了。胡震亨此說完全不顧《新唐書》和《唐樂圖》的記載，過於武斷，難以令人信服。

對於大橫吹部曲名的出入問題應該怎樣解釋呢？仔細考察它們的表述，會發現這樣的細節，《新唐書·儀衛志》中記載橫吹部二十四曲時用的是“大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曲”，有“節鼓”二字。所謂“節鼓”，陳暘《樂書》對其有詳細的解釋：

節鼓，不詳所造，蓋拊與相二器之變也。江左清樂有節鼓，狀如奕局，朱髹畫其上，中開圓竅，適容鼓焉，擊之以節樂也。自唐以來，雅樂、升歌用之。²⁵⁾

《樂書》介紹了節鼓的形狀和功能。節鼓的主要功能是“擊之以節樂也”，但《樂書》又明確稱“其曲十有二，唐六典用之，所以興止”，可見還有專門以節鼓為樂器演奏的曲子。如此理解節鼓，則節鼓曲的作用似乎是用來分割某個大型樂章的，換言之，當演奏某個較長樂章時，中間需要停頓處演奏節鼓曲。如此，《新唐書》大橫吹部《悲風》等二十四節鼓曲和《唐樂圖》大橫吹曲並不矛盾。《悲風》等曲是用在《唐樂圖》之《歡樂樹》等曲中間，起到提示樂曲的“興止”作用。它們都是大橫吹部裡的曲名，只是被分別記載到不同文獻中。對此問題，本文試圖儘量做出合理解釋，但是仍然有些疑問存在，比如，從曲名上看，為何橫吹曲為北曲，而節鼓曲卻要用漢曲？對此類問題，筆者目前尚不能得出結論，期待就教于方家。

大橫吹二十四曲不同的曲名，記載在不同的文獻中。《宋史》有陳暘列傳，其中提到了他的《樂書》：

25) [宋] 陳暘《樂書》，第138卷，北京，國家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2004。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誤，應為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

……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

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於世。²⁶⁾

在《宋史》的陳暘列傳中稱“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筭”，陳暘進《樂書》是在其兄陳祥道進《禮書》之後，而且因為上《樂書》而“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由此可見，陳暘的《樂書》在當時就是被充分肯定的。不僅如此，陳暘的《樂書》還總是與其兄陳祥道的《禮書》並提，陳祥道作《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於世”。兄弟二人的《樂書》和《禮書》有沒有關係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禮書》提要稱：

李廌《師友談記》稱其許少張榜登科。又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除館閣校勘。明年用為太常博士，賜緋衣，不旬餘而卒。又稱其仕宦二十七年，止于宣義郎。《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然晁公武《讀書志》載是書，亦稱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撰，與廌所記同。廌又稱嘗為《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內相範公為進之，乞送秘閣及太常寺。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則稱朝廷聞之，給筭繕寫奏禦。《宋史·陳暘傳》則稱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筭。則廌、振孫所記為確，公武朝廷聞之之說非其實也。²⁷⁾

《提要》厘清了陳祥道的官職及進《禮書》的方式，其中稱“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嘗為《禮圖》一百五十卷，《儀禮說》六十餘卷”。

26) [元]脫脫《宋史》，列傳一百九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

27)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22卷，第584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按《宋史》陳暘列傳所載來看，《提要》所說的《禮圖》應該就是陳祥道的《禮書》，因為這兩本書同為一百五十卷，陳祥道再沒有相類的著述。《禮書》收於四庫全書，而《提要》中提到的《儀禮說》或是《儀禮注》沒有流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陳暘《樂書》提要中也提到了其兄的《禮書》：

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為《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視其兄祥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只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²⁸⁾

《提要》給予了陳暘《樂書》很高的評價，稱其書“引據浩博，辨論亦極精審”。同時把兄弟二人的書做了比較，“視其兄詳道《禮書》，殆相伯仲。第《禮書》所載，只詳於三代器數，是書則又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二書價值相當，只是內容有所側重，陳暘《樂書》在“推及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方面的內容是《禮書》沒有涉及的。《宋史》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文獻中把《樂書》和《禮書》並提，多為肯定二書在當時的同等價值，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人撰書時間基本相同，而且又是兄弟關係，陳祥道精通歷代的禮儀制度，那麼，陳暘作《樂書》時就有可能從其兄處得到借鑒。而大橫吹二十四曲正是屬於唐代禮儀用樂的內容，陳暘《樂書》中的記載與《新唐書》不同，其資料有可能就是來源於其兄陳祥道。

另一部文獻《新唐書》。《新唐書》並署歐陽修、宋祁，雖則歐陽修署名主持在前，但實際多賴宋祁之力。《宋史》宋祁列傳稱：

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雲。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稿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²⁹⁾

28)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38卷，第1011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宋祁“修《唐書》十餘年”，在《新唐書》的修撰上下了很大心血，其著述亦頗豐，曾“撰《大樂圖》二卷”。陳暘《樂書》大橫吹曲二十四曲曲名來自《唐樂圖》，那麼，宋祁所撰《大樂圖》又是本怎樣的書呢？《大樂圖》又稱《大樂圖義》，現已亡佚，《文獻通考》有載：

《大樂圖義》二卷，崇文總目皇朝大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鍾律器用之說，上列爲圖，從釋其義，並今樂署闕典所當厘補者，更爲雜論七篇奏之。³⁰⁾

《大樂圖義》一書主要是列出了律器等圖，然後進行解釋，還“並今樂署闕典所當厘補者，更爲雜論七篇奏之”。這些內容並不涉及唐代雅俗諸部的曲名，看來《大樂圖義》和《唐樂圖》一書的內容並無多大關聯，因此，宋祁未必就能具有《唐樂圖》中的資料，也因此，他在撰《新唐書·儀衛志》收錄大橫吹曲曲名時，也未必能參考到《唐樂圖》。這裡還需明確一點，即《新唐書·儀衛志》確實是宋祁所撰。《宋史》宋祁列傳裡只是稱其“爲列傳百五十卷”，但是，宋祁不僅寫了《新唐書》中的“列傳百五十卷”，而且他也寫了《新唐書》中的紀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新唐書》的題解中稱：

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見晁氏《讀書》志；宋祁別撰紀志，見王得臣《塵史》。則同局且私心不滿。³¹⁾

“宋祁別撰紀志，見王得臣《塵史》”，此句道出了《新唐書》的紀志部分正是宋祁所寫，當然包括收錄大橫吹二十四曲的《新唐書·儀衛志》。

通過對記載大橫吹曲曲調的文獻進行考察之後可以發現，陳暘《樂書》和宋祁《新唐書》的成書資料來源上應該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陳暘撰《樂

29) [元]脫脫《宋史》，列傳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30)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第18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31)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6卷，第1265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書》和宋祁撰《新唐書》所依據的文獻是不同的。至少收錄大橫吹二十四曲時的依據是不一樣的，陳暘引《唐樂圖》，《唐樂圖》一書不可見，但是，陳暘在撰《樂書》時，尤其是撰寫禮樂制度內容的時候，有一個他人不具備的條件，那就是他有精通歷代禮儀制度的兄長陳祥道。因此陳暘收錄大橫吹曲名的依據更為可靠一些。宋祁撰了《新唐書·儀衛志》，沒有記載他收錄大橫吹曲時所本的文獻，同時從他的著述來看，對於唐代的禮樂制度，他也沒有專門的論述，所以相比較而言，我們有理由相信，至少在記錄唐代大橫吹曲名方面，《新唐書》不如《樂書》的資料來源更為可靠。

事實上《新唐書·儀衛志》中記載的大橫吹曲在其他文獻中時被錄于琴曲之中，如明陶宗儀的《說郛》卷一百“琴曲譜錄”。對比《新唐書》大橫吹二十四曲名與《說郛》所列古琴弄名，完全一致的有：六《長樂聲》、七《五調聲》、八《烏夜啼》、十四《天女怨》、十六《楚妃歎》、十七《霜鴻引》、十八《楚歌》、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沉湘》，共九個曲調。此外，還有一些曲調名稱雖然不完全相同，但很相似，如大橫吹曲的一《悲風》、十五《楚客》、十九《胡笳聲》，在古琴曲中有《悲風吟》、《楚客吟》、《胡笳吟》；大橫吹曲第二十一《對月》，古琴曲中有《對秋月》；大橫吹曲第四《吳明君》、五《古明君》、二十二《胡笳明君》，古琴曲中有《明君》、《蜀明君》、《昭君怨》。³²⁾ 這樣算起來，大橫吹曲二十四曲調中，有十六個是古琴曲曲調，基本上可以斷定宋祁《新唐書·儀衛志》中收錄的大橫吹曲二十四曲調是錯誤的，它們不是大橫吹曲曲調，而是古琴曲曲調的誤入。出現了這樣的誤入也並非沒有來由，郭茂倩在“漢橫吹曲”題解中引《樂府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驢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³³⁾《說郛》“琴曲譜錄”中有些古琴曲名和李延年造

32) [明]陶宗儀《說郛三種》，第10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橫吹曲二十八解的名稱就是完全一致的，如古琴曲中亦有《隴頭》、《出塞》、《入塞》，這種情況下，橫吹曲名和古琴曲名相混用就是很可能的了。

如此，陳暘《樂書》中記載的北語形式的大橫吹二十四曲曲名，應該是真正的唐代大橫吹曲名。唐鼓吹部大橫吹二十四曲曲名皆用北語，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唐代盛行燕樂，燕樂的形成本來就與胡樂密切相關。唐太常鼓吹署裡還有其他類別的曲子，其曲名也用北語，比如鼓吹部裡的大鼓曲，據《新唐書·儀衛志》載：

大鼓十五曲，嚴用三曲：一《元麟合邏》，二《元麟他固夜》、三《元麟跋至慮》。警用十二曲：一《元咳大至遊》，二《阿列乾》，三《破達析利純》，四《賀羽真》，五《鳴都路跋》，六《他勃鳴路跋》，七《相雷析追》，八《元咳赤賴》，九《赤咳赤賴》，十《吐咳乞物真》，十一《貪大訶》，十二《賀粟胡真》。³⁴⁾

大鼓曲的曲名顯然也是北語。由此看來，橫吹部裡的曲名用北語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太常鼓吹署裡樂曲曲名的記載有北語，也有漢語，可能是一種混合記錄的情況。

33) [宋]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21卷，第3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34) [宋] 歐陽修《新唐書》，第23卷[下]，第50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參考文獻

- (唐) 李延壽《北史》[M].中華書局 1975
(宋) 陳暘《樂書》[M].國家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 2004
(宋) 歐陽修《新唐書》[M].中華書局 1975
(宋) 郭茂倩《樂府詩集》[M].中華書局 1979
(元) 脫脫《宋史》[M].中華書局 1985
(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M].中華書局 1986
(明) 胡震亨《唐音癸籤》[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明) 陶宗儀《說郛三種》[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清)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Abstract〉

Investig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Song

Xu Wenwu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army's music had already started to spread, HengChuiQu one of them. Sui Dynasty, when there are four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music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 are five departments manage music. In the Tang Dynasty is very complicated, because a lot of music in the name of the inconsistency. Documented in the literature are not the same. Chen Yang's 《YueShu》 are more reliable than the New Book of Tang records, New Book of Tang proved to be wrong, but 《YueShu》 is the right book. Ultimately prove to be, music recorded in the book is the real song name.

Key Words : Songs of Da Hengchui ; 《Xintang Shu》 ; 《Songbooks》 ; Music of Guqin

투 고 일 : 2010. 9. 10. / 심 사 일 : 2010. 9. 20. ~ 2010.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10. 15.